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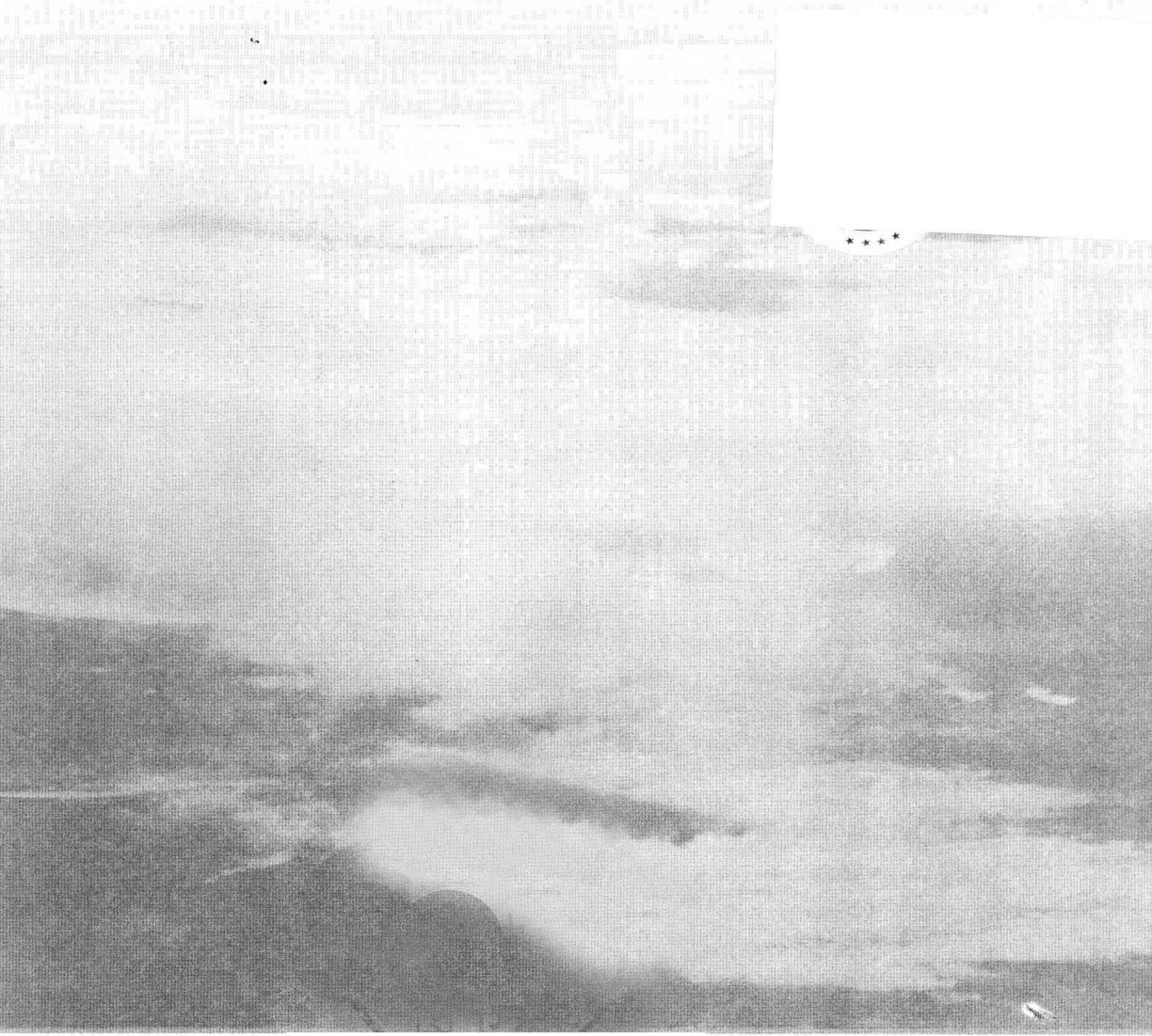


朱 德

交往纪实

于俊道◎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德

交往纪实

主 编：于俊道 副主编：文 川 肖 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德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61-2065-1

I. ①朱… II. ①于… III. ①朱德(1886~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446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特约编辑 段 琳
责任校对 夏 宁
责任印刷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4千字
定 价 3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朱德和孙中山	徐允明	1
朱、毛不可分——朱德和毛泽东	魏 华	2
同志·战友·知己——朱德和周恩来	魏 华	6
“只要百姓能够得到解放,个人吃苦也甘之如饴”——朱德和陈独秀	窦益山	10
他们一样的谦虚和蔼——朱德和董必武	权延赤	13
“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朱德和张澜	吕光光	17
战友情——朱德和彭德怀	权巴金	20
曾经是对头 后来是挚友——朱德和刘伯承	魏 华	23
战友·诗友——朱德和陈毅	冯锡钢	26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徐向前	33
“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薄一波	37
尔雅台诗话——朱德和郭沫若	毛西旁	42
“我们是夫妻,又是同志”——朱德和康克清	魏 华	44

庄严的军礼——朱德和罗瑞卿	张建平	50
“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	杨得志	55
掀开石门指顾问	杨成武	57
“历史是公正的”——朱德和肖华	肖 遥	63
相遇贵相知——朱德和孙炳文	魏 华	65
多做党和红军的建设工作	伍云甫	67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王 诤	73
“到抗日前线去”	韦 杰	81
“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	方志纯	90
永远的怀念	成仿吾	94
“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朱德和赵镠	程俊嵩 张泽兴	97
“在党内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说”	雷英夫	101
“可别忘记替我们向陕北人民问好”	高克恭	106
宽阔而温暖的心灵	黄树则	110
“谁也不许搞特殊化”	张东月	117

太行唱和诗——朱德和杨朔	杨玉玮	121
良师益友情意深——朱德和蔡锷	魏 华	122
赤诚与共——朱德和我的父亲李根源	李希泌	127
师生情谊重如山——朱德和刘寿川	罗定直	134
蒙师的启迪——朱德和席聘三	魏 华	136
“您过去是我的老师 今天仍然是我的老师”——朱德和李鸿祥	魏 华	139
真诚的合作——朱德和卫立煌	赵荣声	141
“义声昭著,全国欢迎”——朱德和陈明仁	钟德灿	148
“最后胜利是你们的”——朱德和范石生	刘学民	151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朱德和王葆真	王若林、朱菊娥、王振林	154
“我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朱德和邱岷章	邱韵珊	160
“共产党人是不讲私人关系的”	李师弼	162
一张借据的际遇——朱德和傅德辉	华 伐	164
友谊逐日深——朱德和史沫特莱	姚建平	165
“简朴得像个农民的人”——朱德和斯特朗	魏 华	172

“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朱德和柯棣华	李志宽	175
“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朱德和史迪威	魏 华	179
“跟我一起走,做我的秘书”	何其芳	181
我做朱总司令的卫士长	李树槐	183
“伤员骑总司令的马,他心里最高兴”——朱德和朱开明	志 英	190
“第一页要先让主席题词”	管开智	192
“有难大家当嘛”	杨锦华	193
挥泪哭军医——朱德和史芳	志 英	196
亲切的接见 谆谆的教诲	李玉林	199
“国家领导人更要想着国家”——朱德和邓林	晓 谷	203
“学好本领,准备挑更重的担子”——朱德和殷长科	曾仁松	20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朱德和王光佑	郑碧衡	213
“没有文化可以学嘛”	徐松林	215
草鞋情深——朱德和黄甫开	志 英	218
筹建新华广播电台的日子里	阙 明	220

“南泥湾就是你们的家”	马 兴	223
“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他们的功绩”	王洪禧	227
难忘的接见	韩明阳	230
“虚席以待”——朱德和杨森	秉 荣 晓 笔	232
临大节而不辱——朱德和张国焘	潘开文	241
副司令长官和司令长官的一次会见——朱德和阎锡山	李 刚	250
“没有让出的道理”——朱德和朱怀冰	窦益山	252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水 静	256
军长与老将对弈——朱德和吴子尹	李元健	264
蓬勃挺秀 天下流芳	陈时璋	266
“我要革命事业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朱德和朱敏	魏 华	268

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朱德和孙中山

1922年，由于陈炯明叛变，回师的北伐军（第一次北伐）为陈逆所阻。陆路援绝，孤立作战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决定离粤赴沪。

这时，朱德在险遭唐继尧毒手之后逃离了云南，正在清醒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决心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时，他怀着深厚的感情第一次去会见孙中山先生。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一次会面。

那时的孙中山先生虽已56岁，在革命运动中劳碌奔波了37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他虽然屡遭挫败，但对未来仍然极为乐观，正在筹划如何夺取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想借助于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朱德重回滇军（朱在滇军中当过旅长），进行整编。然而朱德没有同意。

孙中山先生仔细地听朱德讲他拒绝这种做法的原因。朱德谈到，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人采取与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掉了信心。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朱德承认他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11年。他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掌握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告诉孙中山先生，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近几年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而还未知道）的事情。

孙中山先生听后说，他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他又问朱德：“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朱德回答说：“我没有在美国念书和在美国久住的款项。我愿意到欧洲，还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



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中山先生同意朱德的意见，还谈到自己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不过那时朱德还不知道新的政策是什么。事实上是直到两年后的1924年，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在酝酿过程中，孙中山先生会见了李大钊和林伯渠，随后又进行多次会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以后，李大钊和林伯渠又介绍苏联特使越飞来访，商讨国民党应以俄为师，苏联帮助中国革命以及打倒军阀等问题。终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徐允明）

朱、毛不可分

——朱德和毛泽东

1976年6月底，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洁净、素雅，窗台上一盆夏兰，吐露出翠绿的叶片。

病榻上有一位老人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就是90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几天前，他因患感冒刚住进医院，多种并发症使他的病情日趋加重。

这时，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里，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生们也正里里外外忙碌着。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房间外的高级领导人的心揪得紧紧的，焦急地等待着……

当重病缠身的朱德获知毛泽东的病情后，焦虑万分，他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毛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着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无情的死神在向两位耄耋之年的领袖袭来。他们留在世上的时间已经

不多了。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48年前的江西井冈山。

1928年4月间，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着各自的部队会合到井冈山下。他们那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显得那么热烈，那么深情。就在朱德和毛泽东会面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宣告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在湘江赣水，在华夏大地上，流传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它就是“朱毛红军”。30年后，朱德重返井冈故地，面对那十分熟悉的一景一物，不禁触景生情，欣然挥笔，赋诗一首：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

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场、七溪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在指挥作战中，逐渐总结出了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产生，不仅出自擅长理论概括的毛泽东之手，而且得之于具有长期戎马经验的朱德，同时，还汲取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因此，可以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朱德和毛泽东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山乡生活的熏陶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处于封闭状态中的山村，步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却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质朴、爽直和勤奋的秉性。但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他们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形成了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朱德生长在一个十多口人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祖母掌管着全家的开支、生计，家务均由母亲和她的妯娌们承担。在这种环境里，朱德受母亲的影响最深，母亲的宽厚、善良、忍耐的人格潜



移默化地融入他的血肉之躯。而毛泽东则生活在一个由刻薄、自私、专横的父亲掌管经济大权的家庭中，父亲的严厉管教，使毛泽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在少年时代就常常做出“忤逆不孝”的举动。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里，这种抗争的意识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红军初创时期，我军内部就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尚处在探索的阶段。朱德和毛泽东在军队建设的问题上，都有着各自独到的见解。实践中，红军将领们深切地感到红四军既离不开朱德，更离不开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党代表会议上，当罗荣桓等提出了希望在闽西上杭养病的毛泽东回部队工作的意见时，朱德爽朗地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朱德与毛泽东的合作持续了48年。“朱毛”的旗帜已成为革命者的共识。即使是朱德和毛泽东自己也把“朱毛”作为一种团结的象征。1935年6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共同北上。可是，张国焘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提出红军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顾全大局，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张国焘担任，但是，张国焘仍不甘心，还要夺取党的领导权。当红军行进到川甘边界时，他借口无法过河，企图使部队回转南下，并且密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然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一计不成，便公开提出成立“第二中央”，并且要求与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军的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所谓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朱德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毫不退让，他明确地表示：“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事后，毛泽东得知此事，深受感动，称赞朱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公开诬蔑、攻击朱德，甚至恬不知耻地把井冈山朱毛会师篡改为“毛、林会师”。1967年初，江青指使戚本禹挑起揪斗朱德的风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朱德还是要保的。”他在约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时，对中南海里贴出污蔑朱德是“大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批评，他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1973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会议在毛泽东的住所召开。多年来，由毛泽东召集的一些重要会议经常在他的住所举行。这天，朱德身着深色的中山装，手拄拐杖，从郊外的住所赶来参加会议。自从祸国殃民的野心家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以后，朱德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他在一次家人团聚的时候，挥笔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以此来表达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朱德一迈进会议室的房门，便看到了许久没有见面的老战友毛泽东，未待毛泽东起身，他已经走到毛泽东的近前。毛泽东拍着身边的沙发请他挨着坐下，而后动情地问：“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高兴地回答说：“很好！很好！”说话时，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坐定后，毛泽东习惯地拿起一支雪茄，点燃后吸了一口，随即轻轻地吐出一缕缕青烟，他环顾着与会的其他领导人，又扭转头对朱德说：“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接着，他又笑了笑，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朱德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结下的深厚友情，不仅仅反映在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上，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充分体现出来。他们既是战友同志，又是朋友知己。解放战争期间，频繁的战事促使党中央的领导人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十分紧张。年过花甲的朱德在领导人中的岁数最大，考虑到他的身体，毛泽东提议，朱德可以在深夜召开会议时自由参加，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几位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1947年春，朱德和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从延安抵达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指导华北地区的军事、土改工作。这年秋季，冀中行署的同志给朱德送来了面粉和红枣，朱德特别嘱咐这些同志说：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延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工作很辛苦，请你们把面粉和红枣分成几份给他们送去，表示我们冀中的同志对毛主席的问候。此刻，虽然朱德和毛泽东相隔千里，仍然时常惦念着自己的老战友。

1976年7月6日，朱德的逝世，使毛泽东再度陷入极度的痛楚之中。这时，毛泽东因心肌梗塞发作，刚刚从垂危中被抢救过来。当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来到他的住所向他报告这一噩耗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道：“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随后，



他又嘱咐华国锋一定要料理好朱德的后事。

(魏 华)

同志·战友·知己

——朱德和周恩来

1946年11月29日，延安城到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气氛。

坐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内，挂满了贺幛、贺联、贺诗、贺词。在礼堂正上方悬挂着一条红底黑字的横幅：“敬贺朱总司令60寿诞”。毛泽东、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送来了贺词。

这天傍晚，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祝寿会，各界代表聚集在一起，纷纷向朱德敬酒表示祝贺。会上，刚从南京回来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充满深情地说：“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亲爱的总司令，你60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听了周恩来的一腔肺腑之言，朱德的心久久未能平静，他不禁回想起20多年来和周恩来相处的一幕幕往事……

19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他的朋友孙炳文急匆匆地登上从法国巴黎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寻找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

一个多月以前，当朱德还在国内的时候，他曾上海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他向陈独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却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他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心情来到法国。在巴黎期间，他听说这里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负责人就是周恩来。

黄昏降临的时刻，朱德和孙炳文来到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叩开

了一幢楼房的房门。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的面前。

“我找周恩来。”朱德说。

年轻人自我介绍道：“我就是周恩来。”而后热情地把朱德和孙炳文引进房间，让座、沏茶，询问他们此行的来意。

朱德坦诚地向周恩来叙说了自己是如何在寻找着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经历，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当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时，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这年11月间，在张申府、周恩来的介绍下，朱德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柏林会面，成为朱德和周恩来友谊的开端，在后来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两人并肩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4月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在腥风血雨中，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掩埋好被害同志的尸体，揩净身上的血迹，不屈不挠地同反动派进行着殊死搏斗。这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周恩来赴南昌担任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当天，便来到百花洲畔的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

朱德与周恩来在德国分手以后，又先后在德国、苏联学习了近4年的时间。北伐革命的炮声，召唤着他，激励着他。1926年7月，他回到了祖国，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初，他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来到南昌，从事革命活动。江西是他原云南讲武堂的同窗朱培德的势力范围，因而为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党中央决定举行起义后，他奉命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分别5年，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危急时刻相逢，两人都格外兴奋。朱德迫不及待地摊开地图，向周恩来详尽地汇报了敌军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几十年后，当周恩来重温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在进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0年中，朱德和周恩来分别担负着党和军队的领导工作。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中，他们共同合作，

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机动灵活地运用兵力，选择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击破或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首次创造出红军史上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战绩。在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他们同张闻天、王稼祥等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意见，对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和红军度过了极其艰难的阶段。以后，他们又同毛泽东等一起，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促其抗日。为了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周恩来肩负中共中央的重要使命，前往西安与张、杨两将军以及被扣押的蒋介石谈判。行前，朱德把自己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以备御寒。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朱德即将率领八路军将士开赴抗战前线之际，周恩来又把毛毯回赠给朱德。一条普通的毛毯凝聚着两位战友间的深情厚谊。

1937年8月，朱德和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同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会上，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南京期间，朱德和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商谈了在南京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并且拜访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同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等问题。

八年抗战，朱德作为八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奋战。周恩来则在大后方，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共产党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期间，他们偶有会面，又匆匆别离。然而，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此刻，周恩来充满深情的话语依然回响在朱德的耳边，“你现在60岁了，仍然这样健康，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果然，周恩来在祝寿会上的预言在不到3年的时间终于成为现实。1949年10月1日，朱德和周恩来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一起踏上北京天安

门城楼的台阶……

新中国建立以后，朱德和周恩来都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忙碌着，但他们始终惦念着对方。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政府总理，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来到朱德家中，嘘寒问暖，关心着朱德的身体健康。朱德的女儿朱敏后来回忆说：“总理和父亲之间的友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他们彼此尊重，互相关心，我们做子女的在生活中感受最深。”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德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但他始终坚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曾深情地对他的夫人康克清说：“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

1967年初，在江青、康生、戚本禹的挑动下，一伙“造反派”竟要召开“万人批判朱德大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朱德。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请示了毛泽东，而后让秘书给戚本禹打电话，责成戚本禹通知“造反派”停止召开“批朱大会”，如果一定要开，周恩来将前往陪斗。“批朱大会”虽然被制止了，但是，造反的狂潮仍然沿着错误的轨迹发展着……

1976年1月8日，当朱德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惊呆了。尽管一个月前，他去医院看望周恩来时，已经知道周恩来的病情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但是，他怎么也无法相信周恩来会这样匆匆离去。

两天后，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哀乐声中，朱德缓步走进灵堂，他凝视着周恩来那清癯、安详的遗容，颤巍巍地抬起右臂，庄重地向这位交往50多年的同志、战友和知己行军礼致敬。此时此刻，他像是有许多话要向周恩来倾诉，久久不愿离去……

回到家中，朱德黯然神伤，不思茶饭，长久地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他动情地对家人说：“总理要把骨灰撒向祖国的大地和江河。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话语中饱含着对周恩来的深切情思。

时隔半年，朱德也告别了人世。虽然他们已长眠在九泉之下，但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伟业将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流芳千古。

（魏 华）